

## 第一百一十九章 家產官司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蘇州府今天有件大八卦發生，愛好熱鬧又不怎麼畏懼官府的蘇州市民們早就得了消息，一大早就湧到了府衙門口，一麵議論著，一麵等待著。

眾人議論的，自然是近日來在蘇州城傳的沸沸揚揚，已經漸漸吸引了整個江南目光的那件事情明家家產之爭。

誰也沒有想到，當年早就應該病死了的明七公子，忽然又出現在了眾人麵前，而且搖身一變，成為了江南水寨的統領，黑道中的著名人物，而且經由內庫一事，這位明七公子身份再變，成為負責打理內庫北路行銷的皇商。

不過不論他的身份怎麼變，最引人注目的，還是他乃明家後人的身份。今日夏棲飛入蘇州府稟上狀紙，要打家產官司，不知道明園裏住著的那些人們會做怎樣的反應。

而明家富可敵國的家產，究竟會落到誰的手上？

在絕大多數人的心中，其實還是偏向明家的，一來是因為明家對自己的黑暗麵遮掩的好，在江南士紳百姓心中營造了一個極為清明的形象。二來明青達乃是明家長房長子，就算夏棲飛真的是明家七子，依照慶律以及千古以來的成例，家產自然應該歸嫡長子繼承。

更何況，誰又能證明夏棲飛真的就是明青城？

此時蘇州府衙外熱鬧著，衙內卻是緊張無比，蘇州府知州頭痛不已地半伏在大案之上。有氣無力對身邊的師爺哀歎道：“說說。今天可怎麼辦？”

明家百年大族，不知道與江南官場有多少關係，根本早就撕扯不開，如果明家出了事情，隻怕江南一小半地官員都要跟著賠進去，而像蘇州府這種重要位置，明家更早就把對方喂飽了。今天夏棲飛要入稟打家產官司，蘇州知州當然要站在明青達和老太君地立場上考慮問題。可是...夏棲飛的身後是欽差，也不是知州大人敢得罪的人物。

師爺也是滿臉惶恐。急的在地上團團轉，忽然間他立住了身形，將紙扇在手中一合，發出咄的一聲。

“大人，該是做位清官的時候了。”師爺的眉心擠成難看的肉圈，咬著牙說道。

蘇州知州一慌。大怒說道：“這是什麼屁話？難道本官往常不是清官？”說完這話，想到某些事情，知州大人忽然泄了氣，說道：“這是明家地事情，本官也不好置身事外，畢竟往年也是靠了老太君。本官才坐到了這個位置。”

師爺知道老爺誤會了自己的意思，趕緊湊上前去說了幾句，壓低聲音解釋道：“老爺，您看明家這兩天可有人來說過什麼？”

蘇州知州一愣，想了想後奇怪說道：“對啊。明家一直沒有派人來與本官通通氣。”

師爺陰笑道：“如此看來，明家自然是胸有成竹。知道這官司不論怎麼打，夏棲飛地手裏有什麼東西...明家這龐大的家產依然隻可能歸明老爺子拿著...既然明家都不擔心，自然是必有勝的信心，老爺又何必替他們著急？”

蘇州知州微微低頭，用極低的聲音問道：“那依你說，本官應該如何做？”

這位師爺專攻刑名，對慶律熟悉的不能再熟悉，刷的一聲打開折扇，傲然說道：“不管夏棲飛能不能找到當年老人，證明他自己地身世，就算他真的是明家七子，依慶律論，這家產也沒有他的份兒。老爺既然兩邊都不想得罪，而明家如今有慶律保護，那您還愁什麼？今日隻需稟公辦理，依慶律判案...想必欽差大人也不好怪罪你。”

這震驚江南的案子不知道有多少雙眼睛在看著，蘇州知州皺眉想了許久，覺得似乎隻有依這法子。稟公辦案，依律定奪，自己可以不得罪範閑，又可以默看明家成功，還可豎起官聲，似乎是個三贏的局麵。

想到此節，這位知州大人終於放鬆了下來，長舒一口氣道：“便是如此，不動便是動。”

正此時，府衙外的那麵破鼓咚咚響了起來。

知州一皺眉，罵道：“這姓夏地水匪還真是著急。”話是如此說著，他卻不敢怠慢，整理官服，堆起威嚴之中夾著慈祥的笑容，走出了書房，往公堂走去

來到公堂之上，隻聽得府外是喧嘩一片，一陣殺威聲起，才將外麵的蘇州市民鼓噪的聲音壓了下去。

知州大人眯眼望著堂下，有些意外地發現，今日夏棲飛是一個人來到公堂之上，身邊並沒有帶著其餘的人，看來欽差大人也沒有派人來襄助夏棲飛。

“堂下何人？”

“草民夏棲飛？”

“有何事入稟？”

夏棲飛微一沉默，有些走神，一時忘了應話。他今天穿著一身純青地棉袍，下巴上的胡須刮地精光，露出青青的皮膚，看著悍氣十足，精神百倍，露在袖口外的雙手有些微微顫抖，看來今日之事，對於這位明七公子的意義確實極大。

知州大人有些厭惡地看了他一眼，覺得此人傲立堂間，對於自己的權威是個不小的挑戰，而且竟然當著本官的麵，居然...不跪！

他正準備發飆，卻發現袖子被師爺扯了一下。

師爺輕聲說道：“範...範...小事情就別管了。”

知州一驚，一想也是，計較這些小處做什麼？

恰在此時，夏棲飛終於沉聲開口了，隻見他一抱雙拳。朗聲說道：“草民夏棲飛。本姓明，名青城，乃是蘇州明家明老太爺諱業第七子，自幼被悍婦逐出家門，顛沛流離至今，失怙喪家，今日不得已入衙堂，便是狀告蘇州明家明老太君及長房家主明青達勾結匪人。妄害人命，奪我家產...請青天大老爺為小民討回公道！”

此言一出滿院大嘩。都知道今天夏棲飛是來搶家產的，但誰也沒有想到，他一開口就直指明老太君和明青達當年曾經想陰害人命，字字誅心，而且在言語中更是悍婦匪人連出，一點不留餘地！

衙外地百姓們都哄鬧起來。在他們地心中，明老太君乃是位慈祥老婦，這些年來不知道做了多少善事，怎麼和悍婦扯的上關係？

其實這些人的心裏也隱隱猜到，明家七公子當年離奇消失，隻怕和明老太君與如今的明家主人明青達脫不開幹係...但人們總是願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事情。相信已經說服了自己的事情，所以對於明青達這個指控都報以噓聲。

蘇州知州也皺起了眉頭，厭惡說道：“茲事體大，言語不可謹，狀紙何在？”

夏棲飛從懷裏取出狀紙。雙手遞給下堂的師爺轉交。師爺將狀紙遞給知州大人後，兩人湊一處略微一看。便感覺心頭大驚，這篇狀紙寫的是華麗銳利，字字直指明家老太君，而且極巧妙地規避了慶律裏關於這方麵地規矩，隻是一味將字眼扣在當年明老太爺的遺囑之上，而關於夏棲飛這些年來地可憐流離生活，可是不惜筆墨，令睹者無不動容。

知州大人動容，心裏卻是暗自冷笑，雙眼一眯，想著這等文章用來做話本是不錯，可用來打官司，卻沒有什麼作用了。

他一拍驚堂木，厲聲喝道：“夏棲飛，你可有實證呈上？”

夏棲飛滿臉平靜說道：“明家之人沒有到，大人何必如此心急？”

看著夏棲飛平靜自信的神色，知州大人皺起了眉頭，心想難道對方手裏真有什麼致命武器？他略一沉吟，與師爺商量了兩句，便差人去請明家的人前來應訟。

依慶律旁疏格式注，此等民事之訟，本不需要被告一方來人應訟，但今天爭的事情太大，雙方背後的勢力太大，在江南一帶造成的影響太大，蘇州知州也不敢太過托大，反正知曉明家肯定不會置身事外，所以才會差人去請。

果不其然，衙役前腳出去，明家地人後腳就跟著進來，看來明家早就準備好了應訟之人，隻等著打這必勝的一仗。

看見來人，蘇州知州又皺了皺眉，寒聲說道：“來者何人？”

那位翩翩貴公子微微一笑，欠身行禮道：“明蘭石，向大人問安。”

這位明家少爺當然知道蘇州知州這時候是在演戲，要在市民之前扮演那位剛正不阿的角色，才會說話如此冷淡，平日裏這位知州在自己麵前可是要親熱的多，不過這幾日明家分析之後，認定這家產官司是必贏的局麵，所以明蘭石明白蘇州知州的想法，並不怎麼介懷。

“嗯。”蘇州知州說道：“明老爺子近日身體不適，你身為長房長孫來應此事，也算合理，來人啊，將狀紙交與明蘭石一觀。”

師爺將狀紙攜了下去，沒料到明蘭石竟是不接，反是微笑行禮道：“大人，我明家不是好訟地惡人，所以不是很明白此中糾結，故請了位訟師相助。”

他說完這句話後，往旁邊看了一眼，所謂“好訟之惡人”自然是針對站在一邊的夏棲飛，夏棲飛也沒有什麼反應，也沒有去看自己的大侄子一眼。

隨著明蘭石的說話落地，打後方閃進一人，雙手接過師爺遞過來的狀紙，討好一笑。

蘇州知州與師爺一看此人，本有些懸著地心馬上放了下去，這位訟師姓陳名伯常，乃是江南一帶最出名的訟師，或者說是最臭名昭著地訟棍，與州府極為相得，此人打官司，向來可以將黑的說成白的，死的說成活的，男的說成女的，巧舌如簧，手拈慶律走天下。還從來沒有輸過。

今日明家搬了這位陳伯常出馬。又有慶律關於嫡長相承的死條文保駕護航，這家產官司是斷不會輸了。

陳伯常捧著夏棲飛地狀紙細細看著，唇角不由露出一絲鄙夷輕蔑地冷笑，將對方，甚至將對方身後的欽差大人都看輕了幾絲，他清了清嗓子，輕佻笑道：“好一個感天動地的故事...隻是不知道...夏頭目這故事與明家又有何幹係？”

這位訟師稱夏棲飛為夏頭目，自然是要影響輿論。讓旁聽的市民們記起，這位夏棲飛乃是河上湖上殺人如麻的黑道首領。

夏棲飛麵無表情。說道：“講的都是明家這二十年的故事，你說與明家有什麼幹係？”

陳伯常忽而冷笑兩聲，譏諷道：“夏先生真是可笑，你說是明家的故事，便是明家地故事？你說自己是明家七爺便是明家七爺？”

他對著堂上的蘇州知州一拱手笑道：“大人，這案子太過荒唐。實在是沒有繼續地必要。”

蘇州知州假意皺眉道：“何出如此孟浪言語？”

陳伯常笑道：“一點實據也無，便自稱明家七子...大人，若此時再有一人自稱明家七子，那又如何？江南世人皆知，明家老太爺當年一共育有七子四女，第七子乃小妾所生。自幼患病體弱，早於十數年前便已不幸染病辭世，這如今怎麼又多出了一個明家七子？如果任由一人自稱明家後代，便可以擅上公堂，詆毀明家聲譽。中傷明老太君及明老爺之清名，這哪裏還有天理？”

他望著夏棲飛微笑說道：“當然。如今大家都知道，夏頭目也不是尋常人...隻是在下十分好奇，在內庫開標之後，夏頭目便弄出如此荒唐的一個舉動，不知道究竟是為什麼？背後是不是藏著什麼不能告人的險惡用心？”

這位江南最出名的訟棍渾然覺得今天這官司打的太無挑戰性，所以上一來就猛攻，大發誅心之論，望著夏棲飛搖頭道：“沒證據，就不要亂打官司，沒證人，就不要胡亂攀咬...夏頭目，你今日辱及明家名聲，稍後，定要告你一個誣告之罪。”

當年親曆明老太君杖殺夏棲飛親生母親，將夏棲飛趕走之事的人，在這十幾年裏早就被滅了口，夏棲飛手頭根本不可能有什麼證據以及證人，所以明家十分自信。

...

而就在這個時候，蘇州府衙地外麵傳來了一道滑膩膩、懶洋洋，讓人聽著直起雞皮疙瘩的聲音。

“誰說沒證據就不能打官司？誰說沒證人就不能告謀殺？”

“慶曆元年，定州小妾殺夫案，正妻無據而告，事後於馬廄中覓得馬刀，案破。”

“刑部存檔春卷第一百三十七檔，以南越宋代王之例，載明民事之案為三等

，事涉萬貫以上爭執，可不受刑疏死規，不受反坐，無需完全舉證...”

“明家家產何止萬貫？”

“有兩例在前，這官司為何打不得？”

“證據這等事情，上告之後，自有官府查現場，搜索罪證，你這訟棍著什麼急？”

“更何況...誰說夏先生就沒有證據？”

那位自衙外行來之人一身儒衫，手執金扇，招搖無比，囂張無比，一連串的話語，引案例，用刑部存檔所書，雖然略嫌強辭奪理，卻也是成功無比地將明家咄咄逼人的氣勢打壓了下去，將眾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了他的身上。

蘇州知州微怒捋須道：“來者何人？不經通傳便妄上公堂！來人啊，給我打！”

穿著儒衫地那人一合金扇，插入身後，對著堂上拱手恭敬一禮，說道：“大人，打不得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他從袖子裏取出一張紙，在空中搖了搖，嘻皮笑臉說道：“晚生與這位陳伯常先生一般，也是訟師，隻不過乃是夏棲飛先生所請的訟師，先前來的晚了，還請大人告饒此罪，容我以完好之身，站於堂上與明家說道說道...這案子還沒有審，大人就將一方的訟師給打昏過去...這事兒傳出去。隻怕有礙大人清名。”

眾人一愣。這才知道原來來者竟是夏棲飛地訟師。

夏棲飛苦笑著，心想欽差大人怎麼給自己派來這麼一位胡鬧氣味太重地訟師。

蘇州知州被這訟師的話憋住了，氣地不行，卻又不敢真的去打，不然在欽差大人那邊不好交待，一時間竟是說不出話來。

他說不出話，那位陳伯常卻是雙眼一亮，盯著背插金扇的訟師。渾覺得終於是碰見了個牙尖嘴利的對手，略感興奮。也是將扇子往身後一插，開口說道：“閣下先前所舉兩例，乃是特例，尤其是刑部春檔注，隻為京中大理寺刑部參考，卻向來不涉地方審案之判。”

那人搖頭說道：“不然。大興四年，時任蘇州評事的前老相爺林若甫，便曾依此春檔注判一家產案，何來不涉之說？”

陳伯常心頭一緊，對方所說的這個案例自己卻是沒有任何印象，要不然是對方胡說。要不然就是對方對於慶律以及判例地熟悉程度...還遠在自己之上！

隻聽那人繼續微笑說道：“伯常兄也不要說什麼慶律不依判例的話，判例用是不用，不在慶律明文所限，全在主官一念之間。”

他舉手向蘇州知州大人討好一禮，蘇州知州卻是在心裏罵娘。知道一念之間四個字，就把自己逼上了東山。這家產案子不立也是不成了。

這個訟師究竟是誰？陳伯常與明蘭石對視一眼，都感到有些奇怪，江南哪裏來了這麼一位還無恥地訟棍？

蘇州知州終於忍不住開口問道：“敢請教，這位先生究竟姓甚名誰？”

夏棲飛也看著自己的訟師，隻見這位訟師一拱雙手，笑道：“學生宋世仁，忝為京都訟師行會理事，刑部特許調檔，今日特意前來江南，為的便是有這榮幸參與史上最大的家產之案。”

宋世仁！

蘇州知州馬上有想逃跑的念頭，明蘭石也感覺到嘴巴發幹，而那位陳伯常更是眼睛都直了！

宋世仁是何許人？京都最出名的大狀，或者說是整個慶國最出名地大狀，陳伯常的名聲隻是行於江南，這位宋世仁卻是全天下出了名的聰明刁滑難惹，自出道開始，仗著自幼研習慶律，不知道讓多少官員顏麵無存，多少苦主淒苦流淚。

宋世仁的大名惡名，就連蘇州城的百姓都聽說過，此時聽見他自報名號，府衙外就像開鍋一般鬧騰了起來，都知道今天這戲更好看了。

明蘭石擔憂地望了陳伯常一眼，陳伯常在稍許慌亂之後，就恢復了平靜，雙眼微眯，體內驟然爆發了強大的戰意，冷笑說道：“少爺放心，本人打官司還從來沒有輸過，但他宋世仁卻是輸過地！”

...

隻是這位陳伯常似乎忘記了很重要的一點，宋世仁這一輩子唯一輸過的官司...就是上次京都府審司南伯私生子黑拳打郭保坤一案...宋世仁隻輸給過範閑一次

既然要打家產官司，當然首先要確認的就是夏棲飛的真實身世，他究竟是不是明老太爺生地第七個兒子。

對於這一點，陳伯常的立場站地極穩，對方如果不能證明此事，其餘的事情根本不屑去辯，如此才能不給惡名在外宋世仁抓住己方漏洞的機會。

蘇州知州也皺眉要求夏棲飛一方提供切實的證據，以證據他的身份。

宋世仁此時已不如先前那般輕鬆了，對著夏棲飛搖了搖頭，便請出了己方的第一個證人。

這個證人是一個穩婆，年紀已經很老了，走路都有些顛顛巍巍，走到堂上氣喘籲籲地證實，當年就是自己替明老太爺那房小妾接的生，而那名新生的嬰兒後腰處有一塊青色的胎記。

夏棲飛當庭解衣，腰後果然有一塊青記。

陳伯常皺著眉頭，咬牙低聲對明蘭石說道：“為什麼昨天沒有說這件事情？”

明蘭石的牙齒咬的脆脆地響，無比憤怒低聲說道：“這個穩婆...是假的！當年那個前兩年就病死了！”

陳伯常哀歎一聲，就算知道穩婆是假的，己方怎麼證明？那個穩婆看著糊塗，卻在先前的問答之中，將當年明園的位置記的清清楚楚，明老太爺的容貌，小妾的穿著，房屋都沒有記錯，在旁觀者看來，這個穩婆真是真的不能再真了。

\*\*\*，監察院造假果然厲害！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